

一青著

煉獄雜意

東北書店

一 育 著

煉 獄 雜 憶

〔上饒集中營 雜憶〕

東 北 書 店 印 行

一 九 四 七 年 七 月

煉獄雜憶

上饒集中心稿

著者 一

發行者 東

印刷者 東北印刷廠

佳木斯
齊齊哈爾
哈爾濱
牡丹江
東安

北書店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
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
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
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每冊定價 元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翻版 安東 一五〇〇



獄中雜憶

止饒集 中營 續篇



前 言

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「上饒集中營」已經出版。他們寫的，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。我少寫了這一方面，多寫了些可笑可嘆可憎的東西。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，到可成爲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著。

集中營裏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，我不會運用組織，真有從何說起之感。而且事隔有年，一時也記不起許多，所以我只能把追憶得出的，零零碎碎湊起來，寫成這篇「雜憶」。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，有許多難友同志可以按證。其中年月日、數目字、事件順序，或有記錯，但亦不過「或有」而已。

人物的姓名，有的我確實忘記了，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。我的許多朋友，他們對我崇高熱烈的友情，我是銘感終身的，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樣永不會忘的。只是他們現在都還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，未得他們的同意，寫出名姓，他們或許會不高興，而且於他們確有所不便之處。

至於大小特工及其同類，在我與他們別後的幾年中，或許有的已經洗手不幹這絕滅人性的勾當，正在做着人應做的事了。我們要揭露、要反對、要消滅的是整個法西斯特工政策的罪惡，而不是對某

一個人的本身，只要他一旦放下屠刀，便可立地成佛。因此我也不寫出他們的姓名，蓋寓有不傷忠厚，與人爲善之微意云爾。

一九四〇年十二月，我坐了五個多月的幾處牢監之後，被解到江西上饒第三職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的西山牢監。一座廟裏關着百多犯人，有漢奸，有強盜犯，有普通刑事犯，有政治犯，有帶着姨太太服侍的高等犯人，有穿着破單衣褲整日蜷伏在禾草堆裏的低等犯人，形形色色，洋洋大觀。

其中有個和我同姓的難友，他本是少將軍需處長，判了十四年徒刑，已坐了一年零。再過幾個月就可調服軍役的名義出去，自由地依法去戴罪圖功了，他很熱情和我認了五百年前的本家，對我特別關心，一天早晨他急急跑來通知我。

「你就要解到別的監房去哩！趕快準備。」

我問：「解到那裏去？」

「這可不知道。這裏有三四處官司機關，每處不止一個監房。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嶺的監房，依你的案情，恐怕會到那邊去。」

我說：「已經換過五個監房，苦也苦夠了，再苦也不過如此吧！」

「那不同！那不同！那裏真叫苦！」他鄭重地說。

「怎樣苦法呢？」

他想了一下說：「總之，別的監房還有監房中的自由，那邊監房之中有監房。別處還是十八層以上的地獄，那邊是十八層之下的。」

我問：「是不是特務機關？」

「正是！正是！是屬於特務專員室的。你得趕快準備，東西不要多帶去，尤其是筆墨書籍，全身要搜查過的。錢藏好，有錢總可以少吃苦，最要緊！最要緊！」

我感謝了他的指教。知道事情更不妙。把東西檢點了一下，把幾百塊錢分散藏在六七個衣袋中。不久，有兩個槍兵來押送我。那本家難友爲我僱了個挑夫來，挑着衣物走。大路小路，繞繞灣灣，走了十多里。太陽快下山了，我問還有幾多路，是不是上茅家嶺。一個槍兵點了點頭。我的心沉下去，想此去即使僥倖不死，也從此墮入深淵，不知何年何月爬出來。翻過小嶺，就見到山下一座孤廟，門口站着衛兵，我就被帶到這門口。

進門就有一個年青軍官走來，把我的鋪蓋衣包隨便掀捏了幾把，他指着燕子說：「好！你就在這裏坐一坐，等一會。」我想那本家難友的話，有點言過其實，這個看守軍官還不兇狠。

我坐下來，看到左廂兩間狹長的監房，五六尺高的石牆上，排着短木柵。許多蒼白的臉孔，夾在短木柵之間望着我。右邊也有廂房，門口有幾個女的，探着頭張着我。青年軍官在廳上踱來踱去，想和我說話，又不說。

直等到上燈，衛兵在說：「管理員回來了。」門口跌衝進一個人。青年軍官對那人說：「管理員，我給你收下一個犯人。」那管理員口中：「好！」「好！」地應着，衝過來指着我說：「你把衣服解開來！」我一面解鈕扣，看那管理員穿着一身新的草綠色的制服，軍帽高挺在腦後，亂髮下面一對三角醉眼，眼球滿繃紅筋，眼下一只鷹尖鼻，鼻端歪在半邊。他衝上一步，問我有沒有錢。一股酒氣夾大蒜氣，直噴過來。我閉着氣從罩衫袋裏取出一疊鈔票遞過去。他問：「還有嗎？」伸手捏我棉袍袋，又被取出幾張鈔票。「你這個人不老實，我不會要你的！」他說着又伸手摸我棉襖袋、襯衣袋。他把我週身捏了又捏，褲子襪筒都摸捏過。叫我脫下鞋子，他提着鞋子倒抖幾下，反覆驗着。又叫我打開鋪蓋，他把被頭抖了又抖，捏了又捏，然後丟在地上，再要我打開衣包，我捏住了藏着鈔的衣袋，一件一件抖給他看。他哼了一聲，我把衣服包好。他兩眼釘住我看了一會，說：「錢、衣包都存在我這裏，不會少你的。」一回頭對衛兵說：「×班長，開大籠子！」說罷拿起我的衣包跌衝進廳後面去了。

衛兵開了籠門，我挾着被頭，低頭側身挨進籠門。在一條燈心的油燈光下，見到一間長不到二丈，闊約一丈二三尺的房間，左右兩棧連高鋪，睡滿着人。兩鋪中間夾着一條空隙，是進出路，可是間蓋頭髮間雙腳掛出在鋪沿，排滿那條進出路。我呆立了一會，看到裏面牆角邊，似乎有個空隙，想就在地上的胡亂睡一晚再說。一陣騷動之後，好容易挨到角上，原來是擺着一只溺桶。我正在進退不

得，一個聲音在說：「睡是沒處睡了，大家靠着坐一夜再說。」一個青年坐起來招呼我，「到這邊來」，我挨過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。

好容易過了一夜。天亮了，大家坐起來。我見同室難友卅多個，有老的，有年青的，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。有幾個是文質彬彬的，有幾個是粗漢，更有三個和尚。據說都是政治犯，異黨罪。

我從難友這裏探問了這監房的情形和規矩。知道那管理員綽號叫「狗頭」，非常兇，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。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，是守衛排排長，專負警戒之責，不管犯人的事，和狗頭攪不好的。這監廳有兩個籠子，共有五十多個犯人。另有一個優待室，除了一二個政治犯之外，其餘五六個是特工，或是犯了特工紀律，或是闖了禍，到這裏來坐禁閉的。那門口的一間房子，關着四五個女犯。我們的籠子終日關着，除了大便，不准到籠外，不像別的監獄，每天有放籠的時間。不准高聲談話，不准看書報，不准通信接見親友，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籠。那木籠就放在廳上，大小正夠直立一個人身，木柵上纏着三角刺的鐵絲，站的人如靠着木柵，便會刺得皮破血流。如果被罰站木籠，輕則三四小時，重則一日一夜，甚至二三日，曾經站死過人。

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裏去。進了廳後，左邊一間房子，管理員坐在桌邊，他就問我叫什麼名字，我告訴了他。他提起筆寫在簿上，我糾正他幾次筆劃，他寫了多時，嫌我的名字不好，筆劃太多。

「你是什麼案子的？」他側着三角眼問我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這人真不老實！自己犯了罪，還說不知道！」

「我沒有犯罪！」

「不犯罪！難道請你來做上客嗎？哼！哼！」歪鼻子在哼笑。

我想告訴他被捕經過。他說：「我不來問你這些。你到這裏要守這裏規矩，不要看他們搗亂份子的樣！」

我說：「是！」

他看了看簿子又說：「你的錢存在我這裏，要買什麼東西可以給你買來。你的錢是不是九十六元？數目要弄清楚。」

我計算至少該有一百五十元，但我說：「這沒有關係，不過用完了，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來！」

「你有什麼朋友在上饒？是什麼名字，在什麼地方？」他探我口供了，我說了兩個朋友的名字，一個是三戰區經濟機關負責人，一個是長官部的秘書，是三戰區有聲望的。管理員聽到這兩個名字，臉色和緩下來，帶着不信的口氣反詰：「是你的朋友？」

我答：「是要好的朋友，要錢要什麼，只要通知他們，就會送來的。」

「這兩個我也知道，他們爲什麼不幫你的忙？」

我說：「他們還不知道我關在什麼地方哩！我在上饒的朋友還有幾個，他們大概都在找尋我吧。」

管理員又問我那朋友的名字，當他聽到幾個三戰區軍政要人的名字，並且我能夠說出他們的職位籍貫面貌之後，那青皮臉上裝出笑容，叫我坐下來，又問我究竟爲了什麼案子。我把被捕的經過約略說了說，他同情似的說：

「有許多事也難說，你且安心在此，終能水落石出的。」

我要求他送信給一個朋友，他答：「本來是不准許的，但看你這人還忠厚，可以私下帶出帶出去。」我寫了二三句話交給他，他接受了。（後來我知道他並沒有送去。）我致謝了他退出來。

不久一個衛兵來叫我移到一個小籠子裏，據說比大籠子好一些。那小籠子比大籠子小一半，住着十七個人，却看不出有什麼好一點的地方。難友們給我安排了舖位。有個立在舖上往外望着的難友說：「報告好消息，飯來了。」衛兵來開鑰門大家準備好碗筷。先拿進三瓦鉢的菜湯，分放在舖上。以後拿進一桶飯來，大家圍搶上去，用碗到桶裏鏟飯，有的滿碗，有的大半碗，端起來就拚命往嘴裏塞。我擠不上去，一個難友放了自己的碗，給我盛了一碗。我的飯量雖不大，但這樣的碗至少吃三碗

才會飽。我急急地吃完了一碗，桶裏的飯早光了。每餐手快口快的可以吃到兩碗，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。一個難友教我經驗，第一碗飯不要吃菜，把飯很快的咽下，盛到第二碗再吃菜下飯。我照他的辦法，也沒盛到第二碗。

有一個專員室的組長來視察，到籠門外看了一眼，叫大家都安心，不久要辦訓練班，都可到訓練班去受訓，受訓完畢就可以自由云云。大家半信半疑的聽着。他又問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，可以提出來。大家說：「飯吃不飽。」他說：「飯怎麼會吃不飽？」他答應調查。那組長走後，管理員就大發脾氣，他說：「上面發下來每人每天八合米，那有不夠吃之理？你們這班餓死鬼，不知怎樣吃法的。我公家領來的米，照數交給伙夫，難道我來措你們的油不成？你們不相信，以後可以每籠派一人來監督量米，監督伙夫煮飯。我是很公開的，你們却在組長面前告狀，老實對你們說，各人管各人的職，組長也管不到這裏的事，識相些！」大家挨了一頓罵，不作聲。

第二天派了煮飯監察，到管理員的房間裏去量米。按照每人八合的數目十足量到，又看着伙夫煮飯，一點不少。但煮出來的飯，仍沒有多，我仍舊只能吃到一碗。

二三天之後，量米的監察人從廳後拿了斗桶并一塊圓的斗底板出來，叫大家看。原來那斗桶是夾底的。大家嘩鬧起來喊：「叫狗頭出來講話。」守衛排長叫衛兵請管理員出來，排長叫大家打報告，他轉上去。這一來狗頭威勢殺下了一點，好幾日不罵人。

我以後每天可以不挨戒。但又來了幾個新「客人」，一丈五六尺長的舖，睡着廿個人，每人只有七八寸闊的鋪位，你壓我的腿，我壓你的肋骨，擠得不開交。於是每人分好尺寸，釘上竹釘，免得亂擠。我在兩釘之間，側身而臥。患着失眠症，越睡不熟，虱子越會搗亂，一轉動就會藏在釘上。大家臨得骨頭發痛，只指望早日去受訓，但那消息沒有再聽到。

半個多月後，我有個朋友由政治部派人暗來看我，并由專員室准我坐優待室的條子。從此我出了籠子坐優待室，但我未能從十九層地獄爬上一層。在籠子裏雖然飲食雖眠苦一些，但一心一意坐牢監和難友們隨便談話，倒也過得日子。在優待室裏吃的睡的雖然好些，而且還可到門外晒太陽。但和幾個特工犯人以及管理員排長衛兵等應付交際，一言一動須十分留心。那特工犯人都有同專員室報告其他犯人行動言語的任務。我雖然十二分的留心，但管理員對我常常不滿意；因為我時常同籠子裏的犯人談話，送東西進去，不得他的同意叫衛兵私下送信出去，買東西進來，知道他沒有錢的時候，有意搗蛋問他索取存款。有一個姓X的難友是個小學教師，和我同時出來坐優待室的。他和管理員覺得很好。他當面稱贊管理員年青貌美，應該有個好妻子。他有個表妹品貌很好，他可以做媒，并且把一張不知從那裏弄來的女人照片給管理員。這使管理員開心得三角眼眯得一條縫，把照片看了又看。他們的條件是管理員幫X先生的忙，X先生一出去就介紹表妹。過了幾天管理員說已爲X先生向專員室講動好，但須X先生寫一張自首報告。X先生猶豫徘徊了整天，連吃飯也心不在焉。晚上他決意寫報

告，他同我說：「他並非共產黨員，是冤枉的，寫寫，似乎也不要緊。」但他拿着筆仍在猶豫。我對他唸了一句：「嗟呼！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！」他臉孔一紅，撕碎了紙頭。這事使管理員大大惱怒，說我阻礙別人自首，將不再優待我，如果再有這種行爲，還要坐木籠。由我作東道主的條件，一個粹號叫二胖的特工證明我並沒有阻礙別人自首，說管理員弄不到女人錯怪別人。管理員才沒有話說。

管理員的酒興不錯，外面出去整天，總是醉眼矍矍的跌衝回來。這可苦了女難友，他叫難友到他房間裏唱歌，不會唱歌，要講故事，幾個特工哄在一起，哄笑喝采。有一個難友幾次三番的不肯唱，見到管理員從來沒有笑容，不理睬。管理員說他不識抬舉。有一天新來了一個女犯，生得漂亮些，管理員時常叫到房間裏，問長問短，哂皮笑臉，女犯回到監房裏暗哭。那個「不識抬舉」的女難友勸她不要哭，以後不要理睬一狗頭一，一狗頭一也沒有辦法的。這幾句話適被狗頭聽見，大發雷霆說她唆使犯人暴動，罰坐木籠，而且要剝去棉衣，穿單衣衫去坐。衛兵不肯執行，他自己去拖出來。守衛排長來勸他，說女犯坐木籠不雅觀，另外可以懲罰。一狗頭一看到那排長也有些怕，於是在那女難友的頸上多肉處擰了一把，并罰她在中山遺像前立正廿分鐘。

皖南事變發生，難友們的災難更多了。各地捉來的人每天三四個以至十來個，籠子擠到坐無隙地。管理員的威風越來越有勁，每天要費好幾個鐘頭，搜查新到犯人的全身，看他忙得很，也得意得很。

監房裏發生了疫病，由二三人增至十餘人，一樣的症狀，似惡瘡也似傷寒。開始有一二個人病死了，要管理員請醫生，他請了茅家嶺村上的中醫來，說是冬瘟。吃了湯藥，也不見大効。天天有人發病，隔幾天死一二個。整個監獄，弄得陰風慘慘，人人自危，管理員照常醉酒罵人，行若無事。有個晚上，一個衛兵活見鬼，說是一個黑影掠過，燈光發綠，大聲驚叫起來。又在一個晚上，一個衛兵偷偷地跑到屋外，在管理員臥室的窗口，敲窗裝鬼叫，嚇得管理員不敢一個人睡。他買了香燭向棄置在廟角的泥菩薩燒點，化紙錠叩頭。疫病越弄越厲害，大小籠子裏病倒的有三分之一了，管理員才打報告給專員室。由政治部派來一個西醫，西裝革履，肥頭白臉，診視過病人，說是惡性瘧疾。態度從容的指着一個江山人，廈門大學老教授：「這個有點靠不住，其餘的不要緊，你看看我的眼力一，回頭對着管理員說。開了幾張藥方，挾起皮包去了。這晚上就死了三個。醫生的眼力真不錯，那五十多歲的老教授，吃不住死去了。未斷氣的時候，旁邊的一個難友問他有什麼話。他搖搖頭說：「到此，有什麼話可說！」他張着嘴斷氣了。旁邊的難友驚叫起來，管理員起床披衣，罵他半夜三更，大驚小怪，晚上沒有人扛死屍，天亮再說。那難友只好靠死屍伏臥半夜。江山人一次被捕送來十來個，至此時活着的只剩三四個。

那老教授有錢存在管理員處，第二天把屍首抬到廟後，管理員親自去買棺材殮衣。棺材是七十五元，殮衣是二百多元，還有十幾元多餘，買了燒紙，管理員表示辦事清爽，不要死人的錢，面有德

色。喻好老教授，把棺材放在荒墳邊的老柏樹下，待家屬來領。這是姑念斯文一脈，准他屍骨還。

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對我們說，那棺材決不值七十五元，「狗頭」揩了許多油。我們叫他到棺材店裏去打聽，並且要弄到證據。那衛兵第二天跑到棺材店裏要發票，要開實價，恐嚇了幾句話。那棺材實價廿八元，發票上附註着因來買的人，硬要他開七十五元的價，小店只好照辦云云。

已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底，難友前後已死了十多個，死的出去，活的進來，雖然放出去了三個和尚和幾個粗漢去服兵役，大小籠子依舊擠不過來。

據說新四軍幹部千把人已解到上饒，訓練班就要開始，茅家嶺的犯人要審訊了。於是每日有二三個或四五個押到專員室去受審。早上由衛兵帶出去，日暮總有一二個一蹶一拐，面如敗灰地回來的，有一天管理員來通知我今天要開審了，他說可能有人在保我。衛兵帶我和難友葉君同去。葉君是上饒火車站副站長，因為借了廿塊錢給路過的朋友，那朋友寄錢來還他，信被檢查。那信上具的名字，正和新被破獲的戈陽共黨組織的代名相同，於是被捕了。現在由浙鐵路局長來證明，并由原逮捕機關浙鐵路特別黨部派員來提審。到了專員室，葉君先進去受審，我在外面等着。許久，葉君出來，滿臉通紅，坐下來一聲不響。我又等了兩個鐘頭，不見傳審。要衛兵去問，回來說：「你回去好了，沒有事。」我被弄得莫明其妙，同葉君一道回來，路上我問他怎樣審問。他告訴我他和審訊者的一段對話。